

串烧2016 记忆里的文学和家园



照片来自于网络

**特朗普、川普，
译名有谱？**

欧阳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新当选总统 D. Trump 的中文名号该称为“特朗普”还是“川普”居然成了事儿。正统渠道灌输的叫法基本上是“特朗普”，而通俗媒体中流行“川普”，整得一些习惯电视文化、又紧跟移动资讯的老同志犯了迷糊：“特朗普、川普”这两个人到底谁当选了美国总统？

其实明白的都知道，特氏、川氏实为一人，无它，翻译尔。时下，专有名词的翻译，就是译名，有点像是个没谱的业务。现在国民的文化素质高了，精通洋文者众不说，而且还有个都貌似行家，这当然很好，可是总感觉有些任性影子出没，本来只是个名称音译，为何要折腾出那么多学问来呢？还真不是不容易让我等生疏于字母组合的好学青年明鉴。

表面上看起来，外文通泰的专家应该是不那么任性的。就说新华社译名室主任的认真诠释吧，“从发音来看，‘川普’更接近 Trump 的发音”，本该是把 Trump 译成川普，不过因为 Trump “译成‘特朗普’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特朗普”这一译名已经使用了 50 多年的时间，根据“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的原则，“特朗普”取代“川普”就不好轻易改动了。

所言很有道理，是吧？可是让人不明白的是，几位当初给顶级台球大侠 Judd Trump 取名的时候怎么没想起这门子学问呢？看清楚了，分明是 Trump 啊，怎么没叫个“特朗普”？“贾德·特鲁姆普”可是哥几个自己说的啊。

说起译名这个学问，视力退化的在下常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譬如早先的 Hudson Bay 译作哈得逊湾，现在叫哈德孙湾，为什么不懂。俺好学，逮着机会就请教了专家一回，答案是某个委员会规范称呼，于是 Amazon River 也因之由亚马逊改名亚马孙河了，不知道那个卖东西的亚马逊(Amazon)为何还敢不改名。不改就不改吧，可每每翻阅档案、资料什么的，哈德逊、亚马逊却赫然在列。某次遇到朋友父辈拿着地图询问哈德孙河之所在，结果耐心解释成了没有诚意：分明是哈得逊河，后生不懂就别糊弄人，行不？为此，卑微的心里产生过建议委员会全部重印旧文书典籍的想法，可不知道工程到底几许，终于还是没敢把书函运送过去。

地名也许还好说，人名翻译同样给人没谱的印象。例如 Dwayne Johnson，知道的人都知道是道恩·强森，可那位 Earvin Johnson，也是 Johnson，居然改姓变身魔术师“约翰逊”了，现在似乎又有变成“约翰孙”的架势。实际上早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洋文专家是喜欢把“son”译成“孙”的，就像前面的“约翰孙”，大约是因为“孙”字的重大意义，后来改作了“逊”(纯属无知在下的胡乱猜想)，不知道为何又要回去，这玩意儿又不是文化遗产，再拿“约定俗成”来说似乎也不像是好理由。

我洋文所知不多，但英文字母还算是全部认得，就个人感觉所及，一直认为那些地名、人名之类的专有名词，是可以撇开特别的传说、故事之类的意義的，如“圣弗朗西斯科”(St. Francisco)，您不需要了解旧金山的典故也知道指的是哪个地儿，人的名、姓也是如此，所以应该是很好翻译的，貌似也容易统一，不管怎么说，那人、那地儿叫什么名字都不会有太多的歧义，叫个川普、特朗普，甚至是特鲁姆普，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可要随意地划出那么多道道来，真心说，学习不好的我辈认错地儿、找错人的担心或许还是有的吧？

总之，翻译这个事儿是大是小说不好，但译名这个业务最好还是别学电视匣子里的人那样随便叫唤，尤其是公众媒体，网络也好、电话也罢，既然有话语权就该多一些斟酌，这样也便于“一统江湖”不是？

鉴于大咖们学问高远，所以就算是为了自身的荣誉，建议还是别那么任性，有点谱怎么着也比没谱好，一些时候在自恃有学问的同时，不妨也“从众从俗”一点，所谓约定俗成嘛，多了解些流行语汇，蓄养更宽广的视野，汉语语境更是生疏不得。真正形成有谱的译名方略，这样才是正着，省得遇到事了又来掂量到底是“川普”还是“特朗普”胜出，做一些让人更不解的解释。



陋室观复

制图 张菁

本报记者 周倩

这个星期已经进入 2016 年最后一个月，前一阵子还在热切盼望下一场初雪的北京城，这几天开始到处洋溢起过节的气氛。今早一出门的时候竟然看到街边悄然支起了元宵售卖的棚子，不禁暗自感叹，商家想要抢占商机不易，人们想要过节心情迫切。

北京下初雪的那一夜，气象台因为预报“暴雪”不准曾发微博向公众道歉，“原约定于今天来的暴雪，因半路气温过于热情，把‘白茫茫’变成了‘湿漉漉’……郑重劝告美女们最近几天不要穿裙子，容易被撩，雪是好雪，但风不正经！”官方微博变段子手，这条并不常见的微博倒是把人们从雾霾的围困中暂时解脱出来，哈哈一乐，心里的霾也消散了——

不透“老天爷”啊。比起那些严肃的官方新闻来，我倒是觉得这条微博很接地气，预报只是一种手段，然而再精尖的技术也会有盲区，比起用冰冷的机器预测人心，不如用人心温暖人心，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愉悦轻快的段子化解人们心中疑惑的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魅力。

关于下雪的日子，上个礼拜看了一个很暖心的新闻，老爸雪地修电路，5岁儿子一旁捧方便面等着了。各大媒体纷纷转发这组照片，照片中睡态可掬的小男孩陪爸爸开工安装智能电表，从早晨一直忙到中午，他又冷又饿抱着一盒方便面坐在蓝色的小板凳上睡着了。有人看了之后，表示很心疼这个男孩。有人说这位爸爸工作十分辛苦。还有人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跟着爸妈去上班……看到干完活的爸爸心疼地抱起熟睡中的孩子，有人回复：“小孩子超级萌，像《放牛班的春天》里的佩皮诺。”

我关注这组照片，倒不是觉得小男孩可怜。因为陪爸爸上班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最重

要的是，他有爸爸在身边。想起年中的时候，《工人日报》家园版策划的一组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采访中，那些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上个月感恩节那天，女儿从幼儿园回到家，凑到我耳朵边上说：“您陪我长大，我陪您一直到老。”她话音未落，我的眼眶已经湿润。陪伴，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

这一年，我所接触的打工诗人们，因为他们常年漂泊在外，工作地点也一再变动，每次与他们联系，都会费一番周折，有时候在网上发一条征稿消息，要等三五天才会有回话，每

次回话，他们都抱着认真诚恳的态度，看他们写留守儿童的父母、孩子，笔尖划过的是心底满满的痛，“扛着赡养老人、抚养孩子，风湿性疼痛这些杂事”/他们用接近爬的动作，养育一株清瘦的炊烟……听说，城市楼高/……再读一遍车票上的地址，隐隐有些恐惧”(方刚《外出打工的人》)

回想起今年年初参加一个关于诗歌的研讨会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发言：“民政部宣布 1.15 亿留守儿童和妇女，150 万城市流浪儿童，自生自死就在大城市，我们还天天哀怨，诗人能不能回到这些，看到这些，我

们写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这是新的时代美学，关注到弱势、关注到自然。”诚如黄怒波所言，我们的文学作者、诗人，应该用文学特有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发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曾说：“文学传统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继承，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用文学的方式去写作，把眼光关注到整个社会。或许文学作品因为加入了社会学的思想而会变得更有灵性。

说起文学与其他作家的关系，不得不说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歌手出身的他，因为诗歌而获诺奖，有人说他永远是个“非主流”的人，他对主流文化永远警惕，特立独行。正是因为这份洒脱和追随自己的内心，他的作品插上了自由的翅膀，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其实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特立独行也好，紧跟社会潮流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必须有思想性的学问。在这一年的文学光阴里，似乎没有 2015 年那般喧闹，没有余秀华的争议，少了茅盾文学奖的热闹，然而新的作品还是在层出不穷地出现，尤其是微信公众号越来越普及，不仅有普通文学爱好者贴帖子上去寻求志同道合者，各大官方微博也纷纷用网络熟悉的语言风格表达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就像伟大的哲学思想一样，经得住千锤百炼的作品，早晚会发光。

年底，刘震云的两部小说分别被改编成

电影上映，出于对刘震云作品的喜爱，两部电影我都去看了。回到家，又在脑海中仔细回味起刘震

云的文字，那种小人物的内心纠结、社会的人生百态，从平常说的话里渗透出来，让你琢磨，又觉得熟悉。看了几篇网上各家对影片的评判，我无感。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各自揣摩各自的重点，就好了，何必为了作品中人设的细节去争个你高我低呢。

2016 年就快过去了，每个人的年终总结也要开始在心底算。回想起这一年，磕绊难免，成长不少。又多见识了一些社会上的人，有匆匆过客也有结识的新朋友。渐渐褪去了年轻人们的冲动，慢慢学会了看淡别人的事情，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老人还身体健康，平日的辛苦与委屈，在见到家人的那一瞬间，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有孩子甜甜的一个吻和爱人可以随时依靠的肩膀。

这篇文章还没想好结尾，微信突然响了，点开一看，是一个三年多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着急问我地址，说买好了大的大米，要寄给我尝尝，我一阵惊喜一阵感动。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堵车晚到家而焦急，为每周版面上没有像样的稿子而焦虑，为孩子上哪个补习班而烦恼，为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和自己较劲……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部未完待续的文学作品，记载着个人的酸甜苦辣。然而，不经意间回头看看，原来在远处，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在关心着你，想到这里，心觉得无比温暖。

我御风而归

七月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那梦中一袭莹花
和那一树树娇柔的桃蕊
如我暮色中的初恋
只等远天浅金色的夕阳
投影在她淡粉的额头
和她的乌黑发辫上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那一席星空
——那微笑着庇护着我的
久违了的金东的星空
每一处轻柔的闪耀
不停地在我耳畔细语：
回来吧，这里有安宁
有你不逝的青春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妈妈的思念
在冬季化作泪光闪烁的笑容
那挂在胸口的丝线
一头扯疼她一头扯疼我的乡愁
妈妈的味道
阻隔着异乡的处处尘埃

今夜，我御风而归
我本不是那杯游走的乡土
生长在家乡的每棵山水间
每株桃梨下
每座田埂上

今夜
我御风而归



自拍照跟方便面包装照有一点相同——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李晓

穿过风雪吃腊肉

每年冬天，诗人二毛就要从北京回到重庆酉阳县的乡下。在一部片子里，我看二毛穿过风雪漫天的山寨，他是去老乡家里收集最地道的土腊肉，回到北京，耿直仗义的二毛，要为朋友们做上一顿丰盛的乡村腊肉宴。

我没有二毛那样的闲情，但每到入冬，我就看见山里的雪花那个飘了。飘来的，还有乡下三嫂子家的鼎罐腊肉，那袅袅香气熏倒了我。

是这样一幅场景：柴灶里的火苗呼呼向上蹿动，舔舐着一个黑色大鼎罐，鼎罐里咕噜咕噜响着，香透了乡村里雪花漫漫的夜晚。

鼎罐里，炖着老腊肉，是山里饲养的土猪。那土猪也是散养着，和牛一起在漫山遍野里走动，埋头吃草。待土猪宰杀后，三嫂子系

着碎布围腰，在厨房里麻利闪动，三嫂子有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三嫂子将宰杀的鲜土猪肉加盐、白酒、五香八角、辣椒等调料进行腌制，括在一个大木盆里，等浸泡入味后，把肉提出来挂在屋檐房梁下风干，浸透了雨雪风霜天光的腊肉，黄亮亮的一片，望上一眼，唾液就在舌头里打着转儿。一些农家，柴火灶上还备有挂架，将腌制好的肉挂在灶口挂架上，利用灶内袅袅青烟上升去熏制，有的乡民还往灶中加入柏丫、橘皮、柚子壳等物，以此熏成带有特殊香味口感的老腊肉。

这样的老腊肉，让我在城里常思念，有时

半夜也在磨牙。尤其是山里雪花如鹅毛纷纷，人就窝在暖烘烘的屋子烤着炭火，在鼎罐里炖着腊肉，喝着山里用了十多种药材泡的药酒。

冬，山里早就飘起了雪，刘老三跑到山梁上给我打电话，那边雪花夹着雪，风忽忽乱窜，手机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我说，我说呀，兄……兄弟，来山里嘛，你三嫂子给你炖鼎罐腊肉。”一下就勾起了我旺盛的食欲。我邀上画家老雷，驱车就往深山里跑。山里雪大，山路上积雪很深，小车轮胎要带上防滑链条，像老虎一样艰难行驶，但想到那诱人的鼎罐腊肉，我们感到，这样的跋涉是有意义的。

我和老雷赶到刘老三家时，老三正把收割后的高粱梗码成垛。热情的三嫂子拍打着衣衫，笑眯眯地说，昨晚，柴火灶里火苗呵呵呵笑，我就知道，有客人要来呢。

黄昏，雪还在空中滚动，山色黯淡，刘老大掩上木栅栏，几个人就围在炭火暖烘的鼎罐边。先喝一碗山药腊肉汤，那个鲜啊，老雷咂吧着舌头，摇晃着头说了一句，哎哟，妈妈。我知道，老雷是被这山里美食陶醉了。

一顿饕餮后，我和老雷舒服地躺在藤椅上，老雷突然说，三嫂子，我给你画一幅画吧。三嫂子就随意坐着，很快，体态颤颤面容窈窕的三嫂子，便栩栩如生在老雷的画中。

今年冬天，我还要去山里老三家，吃三嫂子炖的鼎罐腊肉。我听说，他家的鼎罐，有 40 多年了，成为古董还早。如果是雪天，我要写一首抒情诗，我可有好多年没写诗了。

“2017 打工春晚”将面向全社会征集节目

“晚之高手在民间”面向全社会征集节目，征集时间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手艺人和才艺高手，符合条件者都可以报名参加，内容能够真实反应当下劳动者的生活、积极向上，表现类型不限。

相比往年，总导演许多介绍，这次“打工春晚”是一届“手机上的春晚”，将开创春节期间文艺表演全程网络化的先河。

青岛李沧摘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最高奖项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等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简称“亚微节”)的重头戏——“海棠奖”颁奖典礼在云南省临沧市举行。由中共李沧区委宣传部和青岛正月文化联合出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影片《你還在我身邊》从国内外 3258 部作品脱颖而出，摘得亚微节最高奖项“金海

棠”奖。荣获最佳公益微电影奖、最佳作品奖、优秀编剧奖、优秀原创音乐微电影奖等 4 大奖项。

这部历时三个多月拍摄完成的微电影，时长 18 分钟，故事用温暖的视角描绘了一位母亲的伟大。《你還在我身邊》以感人的故事、原创的音乐、唯美的画面和专业的表演，表达对和谐社会的美好寄托。

耿佐民绘画摄影作品在辽宁美术馆展出

职工非常有感情。从 2009 年起，已连续 7 年为沈鼓、沈飞、沈阳黎明、沈阳水务集团、沈阳环卫处、沈阳机床集团等 7 家大型企业 300 余位全国、省市劳动模范赠送绘画、摄影作品 300 余幅。

与耿佐民先生绘画、摄影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以画荷花见长的陈秀庆先生水墨写意画和摄影作品。(顾威)